



提及儿子聂树斌，张焕枝就悲从中来。

一位母亲的18年抗争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真凶”自愿伏法，检方却千方百计证明不是他干的。6月25日，王书金案再审，外界期待沉寂已久的聂树斌案或将就此重见天日，但如此戏剧的一幕不知又将该案引向何处。

从邯郸中院走出来的张焕枝感到失望，“检察院展示的衬衫是假的，他们在说谎，在造假。”

时间漫长得有些残忍。为给儿子聂树斌正名，张焕枝奔波了18年。这个年届七旬的老人，一身是病，还要继续与时间抗争。

唯一上锁的屋子

6月27日5点，石家庄鹿泉市下聂庄村，张焕枝早早起床，到一里外的菜地里拔回些青菜。“睡不着，就起来了，这几天都忙外面，无暇照顾家。”

洗完菜，张焕枝吃力地端起锅，待洗刷的锅碗攒了有一段时间了，堆得到处都是。

因为王书金案开庭，最近一周，每天都有好几拨媒体记者找她。为了满足记者的拍摄要求，严重高血压的她一次次陪着爬上山，去看儿子的坟头，尽管很疲惫，但她知道，“都是来帮我的，都是帮我儿子的。”

事关儿子能否“沉冤得雪”，24日，张焕枝在女婿和村委人员陪同下到邯郸中院，要求参与王书金案庭审。据宾馆工作人员介绍，当晚9点，在请示河北省政法委相关负责人后，旁听证发放人员最后决定给张焕枝及陪同前来的亲属两张旁听证。

庭审之后，张焕枝再次失望

而归。虽然气愤，但她似乎习惯了这样一次次无功而返。

家里，房子已经很久没有整修了。唯一一间上了锁的屋子是聂树斌住过的。

父亲聂学生从一堆粮食垛中间找出两张发黄的照片，一张，聂树斌骑在借来的摩托车上，另一张，聂树斌骑的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

“家里现在就这两张照片最金贵，所以那个门天天得锁住。”张焕枝说，她不想再提聂树斌小时候的事情，容易伤心。而对石家庄西郊案发生后的事情，她都肯耐心回答。

老两口现在最讨厌过节。别人家热热闹闹，老人们子孙绕膝，安享晚年，就让他们觉得特别凄凉，心生厌烦。张焕枝时常禁不住想：儿子如果活到现在，也39岁了，孩子都有可能十五六了。

在她的生命里，儿子的案件就是全部。也许王书金的供述给了她信心，张焕枝说，自己活着就是要为儿子洗刷清白，“不想他背着恶名。”

法官总是答复说“会进一步核实”

聂学生至今难以走出丧子之痛的阴影，虽然偶尔能和老伴儿唠叨几句，但总会忍不住情绪失控，边喂羊边大哭。

聂树斌被捕后，聂学生和张焕枝只见过儿子一次。第一次庭审后，隔着四五米，聂树斌喊了一声妈，然后不断哭，张焕枝也哭了起来。

在张焕枝眼中，儿子乖巧、听话，实在难以与奸杀案联系起来。1994年10月份，有警察专门去化肥厂给聂学生送了逮捕证，警察当着保卫科人员的面儿，让聂学生在写有儿子聂树斌“强奸杀人”的逮捕证上签字，但聂学生一直坚持没签。“不相信儿子干了这事，所以不签。”

张焕枝说，儿子比较内向，有严重口吃，“怀疑他们一直逼供，我儿子嘴巴又反应不过来，这个案子主要依据我儿子的口供，然后直接判死刑。”

“聂树斌案”回放

1994年8月5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附近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当时的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组成“8·5”专案组并将犯罪嫌疑人聂树斌抓获，警方随即宣布破案。之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分别以强奸罪、故意杀人罪判处聂树斌死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予以改判，以强奸罪判处聂树斌有期徒刑15年，以故意杀人判处死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

1995年4月27日，经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2005年1月18日，河南省荥阳警方在当地某砖瓦厂内抓获一名可疑男子。经审讯该男子供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叫王书金，河北广平人，曾在河北省强奸多名妇女并将其中4人杀害。

河北广平县公安局将王书金押回河北并带其到所交代的作案现场进行指认。在石家庄郊区(现属裕华区)孔寨村附近指认当年作案现场时，受害人康某的亲友告知：这起案件早被当地警方宣布告破，聂树斌已于十年前被执行死刑。



(聂树斌生前照片)



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服安眠药自杀未遂，落下了偏瘫。

一审被判死刑后，聂树斌不服，提起上诉。但二审依然坚持判处死刑。

聂学生曾多次去看看守所看望聂树斌，但遭到拒绝，只能托工作人员将食物带进去。1995年4月28日，再次来到看守所，看守所小卖部的工作人员告诉聂学生，“你儿子昨天就被执行死刑了，你怎么还来送。”

聂学生一下子就愣住了，回家后他告诉老伴，“有个坏消息，你一定要挺住啊。”得到噩耗的张焕枝当场崩溃。

1995年4月30日，张焕枝前往石家庄中院索要儿子骨灰，法官说：“人都死了，怎么还要骨灰呢？”张焕枝回道，“那是我儿子。”随后几经辗转，才在火葬场领到聂树斌的骨灰。

自始至终觉得儿子蒙受了不白之冤，张焕枝千方百计要给孩子正名。得知受害者康某家人有判决书，张焕枝托律师多次劝说，拿到了判决书的复印件。而她先后向石家庄中院、河北省高院、最高院申诉，却一直不被理睬，“因为我手上没有任何证据。”

张焕枝没想过放弃，每月一次甚至两三次地往石家庄中院和河北省高院跑，法官总是告诉她，案件没有造假，他们会进一步核实，但最后都无疾而终。

直到1997年，聂家的申诉还没有任何回音。日益感到绝望的聂学生服下了一瓶安眠药，虽然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但从此偏瘫了，失去了劳动能力。

张焕枝说，身为父母，他们至今甚至连聂树斌案的案件事实及审理过程都不知道，法院应该给他们一个清楚的交代。

先好好活着

张焕枝家里还有两亩地，老伴无法下田，平时只能由70岁的她独自去忙，遇到收割时节，家里再无壮劳力，只好请自己50多岁的弟弟和妹妹来帮忙。

张焕枝还有一个女儿，42岁了，在十里外的小学当教师，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也只有周末偶尔能回家看看。

张焕枝原本以为儿子翻案只是老两口凄凉晚景中的一点儿念想，但2005年，王书金归案后供认自己是当年石家庄西郊

奸杀案的凶手，又点亮了她的希望，更加坚定地走上为儿子正名的路。

自2005年到2013年，张焕枝每个月都到石家庄中院或者河北省高院“报到”，盼法院给个说法。2007年王书金案件受审时，张焕枝申请旁听遭拒，她就在法院外面等了半天。

村里人也开始同情、帮助他们，但聂家的日子举步维艰，老两口每月的医疗费三四百元，而家里的全部收入来自于种粮和聂学生微薄的退休金，张焕枝每月要往返于石家庄市区和村里，也是不小的固定开销。

王书金案二审开庭的第二天，张焕枝再次来到河北省高院申诉。27日，得知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已前往河北省高院查看卷宗时，张焕枝急切地询问详情。当记者最后告诉她，朱爱民只看到了聂案卷宗130余页中的26页后，她无法接受为何不能将其他部分也给律师看。

“我相信我们国家法律的正义，我也一定为我儿子洗刷冤屈，直至死亡。我不管石家庄中院、河北省高院怎么想的。”张焕枝一再表示，国家在进步，法律也在进步。

只是不知道自己还能否等到儿子正名那一天，而眼下只有先好好地活着。

原先已干不了任何体力活的聂学生，慢慢学会了做饭、烧水、喂羊。他拄着拐杖，夹着箩筐，步履蹒跚，费力地拾捡草料去喂羊，卖羊肉能补贴一些家用。

而2011年底，在同样多年申诉聂案无果后，受害者康某的家属无法容忍康家人隐私一再被提及，发起了对聂家家属、律师和媒体侵犯名誉权的诉讼。

7月4日，康某家属名誉权诉讼二审将在石家庄中院开庭，作为被告人之一，张焕枝说，她可能没法出庭了。

如此“弱弱相欺”，曾经让人倍感遗憾，而只因为聂案，让这两个家庭各自的伤痛永远无法弥合。

6月27日，在记者采访时，聂学生边烧火，边听记者聊天，突然就失控大哭起来，很快又强忍着克制下来。

张焕枝说，老伴儿自打服用安眠药自杀未遂后，就一直这样，大脑受不了刺激，时常大哭大笑。